

五四紀念，選讀蔣夢麟先生著「西潮」第十五章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

小思

在許多人熱鬧開研討會、寫文章的「五四運動五十周年紀念」過去後，不到兩年，就在五四運動紀念前夕，「還我釣魚台」的聲響，彷彿和當年的「還我青島」遙遙相應，怎不叫人相信歷史往往會換皮不換骨的一現再現？想起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竟百年無改，又怎不叫人悚然驚心？

讀歷史，真的不該只爲了應付考試。鑑古知今，改善未來，才是讀史的目的。這話雖然很古老，卻依舊用得着的。歷史和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對我國的野心實在死心塌地，我們沒法子叫人改掉它，但我們必須找辦法阻止它。五四運動是一個辦法，八年抗戰是一個辦法，但那是五十二年前、二十多年前的辦法，依樣搬演一次，未必會同樣生效。何況，那些辦法不一定完善，在當時或者事後，可能都出過毛病，我們「學」的時候，就非把毛病除去不可，如果只求「形似」，不惜依樣葫蘆，那可能不但不無效，甚至可能壞了大事！歷史會告訴我們毛病在那裏，也會告訴我們怎樣改善。我們向年青，我們都愛國，我們熱切的要找一个最好方法來保護國土，當然，我們誰都願意把歷史所犯的毛病剔除，堅毅地往改善的大路邁進！

以下我節錄了蔣夢麟「西潮」裏一段，如果同學們有興趣，可以加看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和傅斯年的「五四偶感」，大概不難在字裏行間，得到些啓示，因爲蔣夢麟是「五四」事件後的北大代校長，張國燾是發起五四運動的學生會代表，傅斯年是北大學生「五四」的健將，他們都是當事人，說話自然要比旁人轉述得真切，只要不固執，實在可以尋出一些可以教訓我們的資料的。

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漫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盪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北京會爲五朝京城，歷時一千餘年，因此成爲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這裏的龍座上統治着全中國。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跡只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爲「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爲「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爲歷史陳跡，只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裏，供人憑弔。但是在北京大學裏，卻結集着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由於命運之神的擺佈，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歷史之內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元培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

版權爲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裏管戀帝制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譚。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等等問題。（中略）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知識革命的種籽在這塊小小的綠洲上很快地就發育滋長。新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佈整個北京大學。

（下轉第九版）

版權爲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版權爲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上接第一版 北京大學與學生運動

這裏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一個運動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即在學生之中發展開來。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紀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並且因而致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推翻滿清之前的學潮

第一次學潮於一九零二年發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我在前篇已經講過。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最後學校當局想出一「請君子入塾」的辦法，把伙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年、六年之久。有一次「飯廳風潮」甚至導致慘劇。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與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裏下了毒藥，結果十多位學生中毒而死。我在慘案發生後去過這所中學，發現許多學生正在臥牀呻吟，另有十多位棺木停放在操場上，等待死者家屬前來認領殮殮。

表現於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為政治革命，而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借給德國的，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羣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集會大會，並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寫着同樣的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代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締造的民主政制，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份子。他們的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份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爲學生憤恨的對象，羣眾蜂擁到曹宅，因爲傳說那裏正舉行秘密會

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羣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爲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裏放了一把火。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洩不通。他們逮捕了六十多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願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看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於透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電報。這通電報就是五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

五號早晨報紙到達我手裏時，我正在吃早餐。各報的首頁都用大字標題刊登這條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學生監視下拘獲於北京大學第三院。羣眾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簡短新聞外，別無其他報導。這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市。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無消息。於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羣結隊沿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家罷市。各商店有的出於同情，有的出於懼怕，就把店門關起來了。許多人則做個左鄰右舍的榜樣，也紛紛關門歇市。不到一個鐘頭，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戶，都關上大門了，警察干涉無效。罷市風聲迅即蔓延開來，到了中午時，全上海的店都關了。成千成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斷。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髮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

海湧的大街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爲什麼羣眾這麼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

幾天之內，罷課成爲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游的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臟停止跳動以後，附近各城市也就跟着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示同情。

租界當局聽說自來水廠和電燈廠的僱員要參加罷工，大起驚慌。後來經過商業和學生代表的調停，這些人才算被勸住沒有罷工。各方壓力繼續了一個多星期，北京政府終於屈服，親日三官員辭職，全體學生釋放。

各地學生既然得到全國人士的同情與支持，不免因這次勝利而驕矜自喜。各學府與政府也從此無有寧日。北京學生獲得這次勝利以後，繼續煽動羣眾，攻擊政府的腐敗以及他們認爲束縛青年思想的舊傳統。學生們因爲得到全國輿情的支持，已經戰勝了政府。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條約，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願意做的。學生們因爲有較好的組織，比較敢言，比較衝動，願慮比較少，所以打了頭陣，並且因此撥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弦。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後，大家以爲「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

大學本身卻成了問題。蔡校長顯然因爲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中略）他先到天津，然後到上海，最後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住處就在著名的西湖旁邊，臨湖依山，環境非常優美，他希望能像傳統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雖然大家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動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爲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爲學生們很可能爲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

他最後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學代理他的職務。我因情勢所迫，只好勉強同意擔負起這份重擔。我於是在七月間偕學生會代表張初次遇見了當時北大學生，以後任北大校長羅志希（家倫）。兩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將，不但善於謀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筆，好比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射。他們約了好多同學，組織了一個新潮社，出版了一種雜誌，叫做「新潮」，向舊思想進攻。我現在寫「西潮」，實在自從「五四」以後，中國本土，已捲起了洶湧澎湃的新潮之起因，實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帝國主義之崩潰，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所以畢竟還是與西潮有關。

我到校以後，學生團體開了一個歡迎大會。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

「……故諸君當以學問爲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係累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繁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工夫爲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致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政法之基礎。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下略）

（編者按：本版小標題，乃編者所加。又其後蔡元培先生重回北大復職視事，此是後話。）

海湧的大街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爲什麼羣眾這麼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

幾天之內，罷課成爲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游的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臟停止跳動以後，附近各城市也就跟着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示同情。

租界當局聽說自來水廠和電燈廠的僱員要參加罷工，大起驚慌。後來經過商業和學生代表的調停，這些人才算被勸住沒有罷工。各方壓力繼續了一個多星期，北京政府終於屈服，親日三官員辭職，全體學生釋放。

各地學生既然得到全國人士的同情與支持，不免因這次勝利而驕矜自喜。各學府與政府也從此無有寧日。北京學生獲得這次勝利以後，繼續煽動羣眾，攻擊政府的腐敗以及他們認爲束縛青年思想的舊傳統。學生們因爲得到全國輿情的支持，已經戰勝了政府。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條約，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願意做的。學生們因爲有較好的組織，比較敢言，比較衝動，願慮比較少，所以打了頭陣，並且因此撥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弦。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後，大家以爲「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

海湧的大街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爲什麼羣眾這麼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

幾天之內，罷課成爲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游的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臟停止跳動以後，附近各城市也就跟着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示同情。

租界當局聽說自來水廠和電燈廠的僱員要參加罷工，大起驚慌。後來經過商業和學生代表的調停，這些人才算被勸住沒有罷工。各方壓力繼續了一個多星期，北京政府終於屈服，親日三官員辭職，全體學生釋放。

各地學生既然得到全國人士的同情與支持，不免因這次勝利而驕矜自喜。各學府與政府也從此無有寧日。北京學生獲得這次勝利以後，繼續煽動羣眾，攻擊政府的腐敗以及他們認爲束縛青年思想的舊傳統。學生們因爲得到全國輿情的支持，已經戰勝了政府。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條約，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願意做的。學生們因爲有較好的組織，比較敢言，比較衝動，願慮比較少，所以打了頭陣，並且因此撥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弦。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後，大家以爲「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